■青春岁月

开在车间的花

□程广海 文/图

技校那批女孩分到我们车间的时候，已是初秋，车间门口的法国梧桐开始飘落淡黄的叶子，树南边的小花池里月季开得正艳。那时，我已在煤矿的机械加工车间干了五年的铣工。

五年的车间生活，我失去了对工作最初的热情，常常莫名其妙地逃离车间，看那一片片的叶子轻飘飘地落在水池里，荡起阵阵涟漪。

初冬的一个中午，工友们回家吃饭去了，我一个人在车间里洗着又厚又硬的工作服，发现一个女孩坐在铣床边的木椅上，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看。这女孩留给我的只是一个秀挺的背影。中午的阳光透过车间玻璃窗淡淡地射过来 ，女孩乌黑细柔的马尾辫在阳光下闪着几丝光亮 。她似乎听到我厚重的翻毛皮鞋发出的声响，头轻轻向后一回，给我一个轻轻的微笑。随即，那女孩的头往下低垂着，整个面部几乎掩埋在那本书中。

就这样，每天中午安静的车间，成了我们相约阅读的“秘密花园”。这女孩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在车间里放上一盆花该多好啊！于是，我们从车间西边的花池里移了一株月季放在铣床对面的窗口下，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在这个“花园”里默默生长。

后来，女孩调离了煤矿。不久，我也考上一所师范学院，离开了煤矿。我曾经对煤矿和轰鸣的生产车间产生过厌恶之情，甚至诅咒过它们，现在想来，是有些幼稚和偏激了。在高高的办公楼上，我不止一次地望着三十里开外的煤矿，她勾起了我无限的思绪和回忆。有一天，应矿上朋友相邀，我回到了煤矿， 在洗煤厂的一个僻静的泵房门口，看到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女孩，她面向太阳久久站立不动。那是冬日的下午，落日的余辉静静照在女孩的身上，这背影太熟悉了，我悄悄站在女孩的背后，许多酸楚涌上心头。

晚饭后，我一个人来到曾经工作过的厂子里，隔着厂房的玻璃窗远远地看着那台铣床 ，窗口曾经放过花盆的地方已堆满了杂物，上面布满了灰尘。我记得那花只开过一次，猩红的花 ，惹来车间里许多人的目光。

有些事情，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清楚的，似乎一着笔墨便无从说起，而一但说出口，又没了原有的意味。就像那女孩最初留给我秀挺的背影和车间里开放着的花 ，它们永远地留在我心中，而这些带给我的，是一种青春之美，让我追忆起生命中曾经最闪烁的一泓溪水。

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美，有时不免让人伤心。”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只争朝夕

□卢雪松

2012年的北京，7·21的暴雨从天而降，顷刻间积水漫过脚踝。然而当时他所负责的项目现场，护坡已加固，防汛物资储备充足，数台大型水泵同时作业，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在现场所有人员全力以赴地奋战下，使得项目在60年一遇的大雨中安全度过。

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勇于担当。在这次大雨之前，项目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当时正值4月，项目如期取得了开工手续，也恰是开展基础施工的最好季节，于是现场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基坑施工，工程进展顺利，很快基坑开挖过半，再加上当时天气很给力，大家也铆足了劲，预计在汛期前完成底板结构施工。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作为项目经理的他，刚从镇政府汇报工作回来迈进办公室，随后工程部经理老许就跟了进来，“经理，15#楼西边坡昨晚出现两处渗水点，边坡有下滑坍塌隐患”，“走，叫上监理和总包一起去看看。”撂下刚拿起的筷子，他又和工程人员奔去了施工现场。经过细致排查发现，原来是由于周边市政管线老化，施工降水受阻，才造成基槽边坡渗水。看到这种情况，他果断决策暂时停工，立即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论证，讨论调整护坡方案。

其实在项目施工期间，作为保障房成本控制非常严格，尽管像这样为保证安全保证质量增加成本的调整不止一次，但为了项目质量和百姓安全，这个成本绝不能省！事实证明，正是由于项目部在汛期前采取了得当的施工措施以及合理的工期安排，才使项目经受住了“7·21”大雨的考验，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十一二深的基坑，未塌坡未出现任何问题。

他，追求极致，注重细节。他作为建筑产品的设计建造者，掌握着数以万计百姓的幸福安危，更是深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深意。他要求，在项目建设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大意，必须将各个细节的安全工作精准落实。

大雨过后，当看到工程边坡安全稳固的时候，大雨带走的是现场所有人的紧张，而留下的却是他们整个团队幸福的笑脸，这一刻也让大家深刻的感悟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什么才是真正的细节决定成败。“追求卓越的建筑品质”不是挂在墙上的一个标语，而是和他一样的每个工程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工程人心中的标尺，无论工期如何紧张，也绝不能忽视工程的任何一个细节。

他是谁？他是项目负责人王永刚，他更是项目上每位辛勤付出的工作者，他是整个团队的一员，他们每天与8小时约定，只争朝夕。

高高的塔吊在夕阳晚霞的映射下，拉下长长的影子，塔吊、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斑驳影子中，他，还有他，还有他们，迈着坚定而有些疲惫脚步回到办公室。办公楼的窗口陆续透出灯光，是他们还在为第二天的工作做着周密的准备。黑夜、窗口、灯光，伏案工作的身影…….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图片故事

看得见风景的房子

□赵利辉 文/图

我念大学时，睡的是上铺，从宿舍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对着操场边的土墙，土墙只有半人多高，晚上我趴在铺上，就可以看见墙外的风景，我喜欢这间看得见风景的房子。

父亲一直在码头打工，难得回家一次。我考上这所大学时，父亲带回来一提包零散钱，大都是面值十元五元的纸币，他蘸着唾沫一张一张清点完毕，才拿去乡镇上的银行换成大额的票面，准备给我交学费。我第一次进城，就是父亲来接的我。父亲把我带到他在码头附近的住处，一栋楼房的楼梯间。那里除了一张折叠弹簧床外，还有一个斑驳的搪瓷脸盆，上面搭着条旧毛巾。

父亲放下我的行李，就说：“你不要到处乱跑，我先去码头上忙活一阵子。”说完就走了。我在亭子间里闷得慌，就偷偷地跑出来，想去码头上看看轮船和大海。

码头上泊着各种货轮，驳壳船和远洋轮混杂一起，出出进进。那时装卸货物还没有实现机械化操作，大部分仍然要靠人背肩扛。我在一群码头工人中，看见了父亲的身影。正在这时，一声汽笛长鸣，有货轮进港了。父亲裹杂在人群中，一伙人黑压压朝轮船拥了过去。几分钟后，我看见父亲弯腰弓背，正扛着个笨重的大麻袋，走在浮桥上。浮桥斜放下来，不是很稳当，他走几步就得停一下，等桥不再晃荡了，再小心翼翼前行几步，短短的浮桥就这样走了好大一会儿。后面力壮的催着他快走，他嘴里嗫嗫诺诺给人解释着什么。下了桥，他才开始健步如飞，把背上的麻袋放到推车上，长出一口气，返回身又跑进了船仓。

大海、轮船、卸不完的货物，这是城市留给我最初的印象，离开土地的父亲，就在这里卑微地生活着。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给我送生活费。他每次从兜里掏出厚厚的一沓钱，交给我叮嘱道：“别亏着自己，想吃啥就买啥。”他总是来去匆匆。我夜里想他时，就趴在上铺，从宿舍的窗口望出去，看城市的风景，看那堵墙。

一天我接到校门卫的电话，说抓到个小偷，自称是我父亲。我赶忙跑到门卫处，果然看到了父亲。他脸涨得通红，手里提着个大帆布包。原来父亲找不着学校大门，就从围墙上翻了进来，恰巧被门卫看到了。

误会消除后，我把父亲带到宿舍里，埋怨道：“您都五十岁了，背一大包，从墙上摔下来怎么办。”父亲讨好地对我说：“爹身子骨硬朗着呢，天凉了怕你生病，我来给你带几件衣服。”说完他又跟个老顽童一样，佝偻着身子爬上我的上铺，看见了窗外的街景和那堵墙，他突然说：“我站那墙头外面，不就看见你了吗？”我会心地一笑：“是的，围墙虽说半人高，但你得先保证不能驼背。”

毕业前一段时间，我晚上要去校外做家教，回来时往往已经是深夜。一天夜里，和往常一样，我又来到了围墙边，准备从那儿翻墙进校。就在我爬上墙头回转身的一刻，我突然发现，在昏黄的路灯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偎在墙角下，身下垫着几张旧报纸。一阵凉风吹过，吹开他纷乱的头发，那满脸沧桑的面孔，不正是我的父亲吗！

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有段时间父亲扛不动包了，就辞了码头的工作，在我们学校附近打零工，给人家往楼上扛个米面、煤气罐什么的。忙完活儿后，父亲时常夜里去那围墙边朝里面望望。有天回去晚了，怕给门房添麻烦，就在我们学校的墙角下蹲了一宿……

我那天当时想叫醒他，但我没有。我知道父亲的固执脾气，我就是叫醒他，他也不会去花钱找旅馆住，我只好脱下上衣盖在他身上，一直守到天亮。早晨，父亲一睁开眼猛看见我，惊讶地问：“你咋会在这里，吓我一跳。”我说：“我从宿舍的窗口看见的……”我再说不出话来，背过身去。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他伸出粗糙的手，摇了摇我的肩膀就走了。

父亲是在我大学毕业前，某天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我知道从此以后，从这所看得见风景的房子里望出去，即使我目光如炬，能够穿透那堵墙，但再也看不见他了。